

✓ 10316/25

虞姬河畔的烽火

劉溪著



虞姬河畔的烽火

〔大地回春〕修訂本

劉 溪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五 ·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描寫解放戰爭時期虞姬河畔的一支武工隊，堅持敵後鬥爭的情景。一九四七年，蔣匪軍和一撮地主還鄉團，佔領了虞姬河兩岸，燒殺搶劫，拔糧拔地，企圖恢復腐朽的剝削制度，來壓榨勞動人民。活動在這一地區的武工隊，和當地的羣衆一起，向蔣匪軍展開了英勇不屈的鬥爭。書中所描寫的李蘭、胡喜等武工隊員，在土地改革時都是積極分子，他們在黨的教育下，提高了階級覺悟，在對敵鬥爭中勇敢頑強，創造了許多英雄事蹟。由於這一鬥爭是和強大的野戰軍在正面戰場消滅敵人相聯系着的，因此，萬惡的敵人終於失敗了，武工隊勝利的完成了堅持原地鬥爭的任務。富饒美麗的虞姬河兩岸，永遠屬於當地勞動人民所有。

本書原名《大地回春》，現經作者重寫了一遍，在情節上有不少更動和增刪，並將書名改爲《虞姬河畔的烽火》。

虞 姬 河 畔 的 烽 火

著 者	劉 溪
出 版 者	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(上海康平路155號)
印 刷 者	大 新 印 刷 廠 (上海西藏北路251弄13號)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書號(300) [I II 94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94000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5 3/16
1955年3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
1955年8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2次印刷 18101—19620冊
定價 四角九分

酒店莊西邊的宿新公路（宿遷到新安鎮）筆直的白閃閃的躺在醬黃色的草地上。塔山和宋山像小獅子一樣翹起頭臥在公路旁邊。在村莊的南邊，緊靠着一條虞姬河，傳說在兩千多年以前，虞姬住在這裏，這條小河是她洗臉的胭脂水沖出來的。河的兩岸長着桃樹、梨樹、櫻桃樹……每當桃花盛開的時候，粉紅色的花朵映在河水裏，使河水變得紅露露的眞像胭脂似的。在虞姬河上邊還有一座石頭造的「霸王橋」，橋頭有兩棵幾個人摟不過來的老橡樹。年老人常在樹下對來往休息的行人講，這兒就是「霸王別姬」的地方。這古老的傳說，使人聯想起絢爛似錦的虞姬河兩岸，原來是楚、漢相爭時代的古戰場啊。

現在已經是寒冬臘月的天氣，白雪把菓木樹披上白銀似的舞衣，使這些光滑滑的沒有綠色的樹木，又變得這樣嬌嬈好看。

年輕的小伙子胡喜推着一車磚頭到霸王橋跟，蹬着有力的腿，狠勁的想把車子推過橋去，那橋身鼓起，彎着腰剛要推上去，車輪又倒轉回來，可是他不甘心失敗，一次又一次的用力

勁朝上推。他的身後忽然有一個姑娘清脆的笑着說：「推不上去，就不要逞強，攔下來歇歇，俺幫你一把好嗎？」

胡喜把車子倒轉回來，放下了車把，轉臉一看，原來是村裏的青年團支部書記李蘭。李蘭看着胡喜問道：「這樣的大雪天，你推磚頭幹嗎？」

胡喜與高采烈的說道：「俺起娘肚裏出來，都是住在地主屋裏，土改了，有地有糧了，趁冬閒沒事，俺也要蓋所房子呀！」

李蘭跟着說道：「你站着一個人，睡倒也是一個人，哪裏不好住一住，這樣急着蓋房子。」原來胡喜的爹娘早已去世，上無兄下無弟，從小跟地主富農家放牛，稍大了就做僱工，直到現在還是光棍一條。他隨即說道：「俺還能一個人過一輩子嗎？」

李蘭聽了抿着嘴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啊！你蓋新房子要迎新人啦，是誰？告訴我，俺得準備一份喜禮。」

胡喜的臉立刻漲得像大紅布似的，張口結舌的說不上話來，怎麼說呢？連個對象也沒有，哪能說得上準備結婚呢？自己心中喜歡的是站在眼前的這位姑娘。可是人家已經有未婚夫了，他是學校裏的先生，寫得一手好字，這條心思連想也不該想啊！

李蘭看胡喜這個樣子，也不好意思再追問下去，便彎下腰拉着車頭上的繩子說：「俺幫

你拉，快推起車子走吧。」

胡喜抓起車把，不費勁的推過了橋。李蘭一直幫他拉到屋基跟前，又幫他把車上的磚頭一塊塊的朝下搬，剛搬了七八塊，胡喜開口說道：「你歇歇吧，車上的磚頭讓俺自己來搬。」

李蘭聽了笑着說：「喲，搬這幾塊磚頭就累了麼？你也太小看人了。」

他們兩人說說笑笑的一會兒就把一車磚頭搬完了。胡喜滿心歡喜的對李蘭說道：「李蘭，把俺的計劃講給你聽聽，請你參謀參謀好麼？」

李蘭微笑着說：「好，你講吧！」

胡喜用手指着脚下這塊地說：「這地方俺想蓋三間堂屋，東頭一間留作住宿，西頭兩間留給俺們互助組開會和讀報。你是知道的，俺們讀報開會從沒個安定的地方啊。」

李蘭隨口稱讚說：「打算得不錯。」

胡喜聽了越加高興的說道：「靠東邊槐樹跟還要蓋兩間倉房。土改時俺分到的九畝地，今年收了十四五担糧食，簡直沒處放，家家沒個空地，結果只好東家放一點西家放一點。」

李蘭沒來得及表示意見，胡喜接着又說：「門前這一大塊空地，俺想栽幾棵桃樹和柿樹，反正俺不能讓它浪費一點地方。」

李蘭聽了笑着說：「你這一雙手真能幹，會蓋房子，會栽菓木樹，種莊稼更是頭把手。」

胡喜伸開五指說道：「哎，就是不會寫字啊！每回去鄉裏區裏開會聽報告，只見你們用筆在小本上唰唰的寫，俺呢，只能出兩隻耳朵聽。往後領導大家互助生產，沒有文化多吃力啊。」

李蘭說道：「只要你認真學習，寫字也不是什麼難事。」

胡喜接着說道：「每天晚上在識字班學寫字，俺都累得滿頭是汗，你是看到的，俺學寫字像做莊稼活一樣頂真啊。」

李蘭笑着說道：「只要工夫到，鐵樁也能磨成繡花針，你這樣苦學下去，將來一定會寫字、看書的。」

快要吃晚飯了，李蘭告別要回去時，胡喜說道：「說了半天，你還沒有對俺的住宅提意見啊。」

李蘭想了一下說：「你打算得很週到，俺提不出什麼意見，不過你燒鍋做飯是打算在哪裏的呀？」

胡喜剛要張口答話，只見本村勞動模範王黑腿不緊不慢的走了過來，向他們兩人說道：「快到興標家去開黨小組會，有緊急的事情傳達下來。」他說罷，回頭便走。胡喜和李蘭聽了忙跟上去。胡喜向王黑腿問道：「有什麼樣緊急的事情啊，快吃晚飯了，還召集開會？」

王黑腿說道：「俺一時也說不清，到那裏，你自會知道了。」

胡喜聽了王黑腿的話，便同李蘭兩人跟在他後邊朝徐興標家去了。走了一段路，胡喜轉個話題向王黑腿問道：「黑腿大哥，你那小組的板植地全耕清了嗎？」

王黑腿甕聲甕氣的回答說：「收上來的糧食都吃不牢靠哩，還耕什麼熊地！」

李蘭聽了這話，心中一驚，急忙問道：「你講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王黑腿隨即說道：「等一會你們就全知道哩，聽說國民黨向我們開槍了，還帶了什麼「美國火箭砲」，一響四十里。」

胡喜聽了說道：「什麼火箭砲水箭砲的，只能嚇那些胆小的人，他要過來，俺用青柳棍，也要打倒他幾個。」

王黑腿聽了，朝胡喜望望，悶聲不響的直朝前走。

他們走到徐興標家堂屋時，來開會的人都已到齊了，黨小組長徐興標是本村的村長，今年二十七八歲，紅四方臉高鼻梁，一雙露精露神的眼睛上邊長着兩道又粗又黑的眉毛，他嚴肅地開聲向大家說道：「剛才接到鄉裏的正式通知，從南路來的敵人昨天已經佔了俺們的沈陽城，俺們主力部隊已向北轉移了，據說俺村的逃亡地主金小歪也到了沈陽，國民黨還封他做俺這區的區長，敵人來的這樣快，連區裏的領導上也沒有料想得到，現在正在緊急的進行

備戰工作。鄉裏趙指導員到區裏開會去了，要連夜趕回來，明天一早開全鄉的黨員和積極分子會議，要組織武工隊堅持敵後鬥爭。我們黨員同志必須向羣衆講明白，我們主力部隊向北轉移，是擺的口袋陣，把口袋放開，讓敵人進來，而後把袋口一紮，敵人一個也跑不了。在敵人佔領我們這裏的時候，日月是要在刀山上爬過去的。我們地方幹部一定要領導大家開展保家保田鬥爭，不讓蔣匪拿去一粒糧食和一根草。」

大家聽了徐興標這番話，心裏都像壓上一塊千斤石頭一樣，感到災難快要臨到每個人的頭上，人們要在火坑裏過日子。村裏的農會副主任李從德憤恨的說：「我們還要注意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啊！我來開會之前聽講，可能是金小歪老婆放風說的，金小歪要回來過年，凡是貧僱農分得的土地同傢具，都要原封不動的拿回去，少一隻筷子都要坐牢殺頭。」

胡喜一聽這話，忽地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走，去把她綁起來，我早就看出她不是好貨，每天眼有拳頭大巴望國民黨過來。」

李從德向胡喜說道：「是不是她說的，還不完全確實。也有人說是金洪生說的，我看暫時不去動她，等一下再說。」

徐興標也點頭同意李從德的意見。

胡喜坐下來氣呼呼的說：「反正這些東西都是一路貨，看見我們過好日子就不甘心。」

李蘭在一邊插嘴說道：「土地改革時，便宜了金小歪，沒有逮住他，讓他跑了，這回子又來興災作禍。」

胡喜緊接着說：「反正他逃不出俺們的手掌心。」

李蘭又說道：「金小歪要過來，那朱三瞎、張小疤這班狗不吃的也要回來了。」

李從德把煙袋朝勒腰帶上一插說：「猪有猪羣，狗有狗黨，國民黨要過來的話，這班龜孫子一定會搖頭擺尾的爬回來。」

徐興標站起來宣佈說：「俺看不要在這裏多談了吧，趕快分頭到各家把通知上的精神傳達下去，明天一早我們還要去鄉裏開會。」

臨走時，胡喜向徐興標說道：「興標哥，你早得到這消息也不告訴俺們一聲，俺還蒙在被窩裏睡覺，磚頭都運來了，計劃着蓋房子哩！」

徐興標回答說：「俺接到正式通知不到兩頓飯工夫啊！」

胡喜跟着說道：「你聽到了這個風聲，也該告訴俺們一聲吶，我知道你這個人說話做事步步把實，遇到芝麻粒大的小事，也要拿穩了才做。」

徐興標聽了朝胡喜笑笑，沒有作聲。原來他昨天晚上在鄉政府就得到了這個消息，他回來一直把這消息瞞得緊緊，沒有對任何人講，就連自己的女人也沒有告訴。他的理由是這樣，

一來女人家胆小，嘴裏攔不住要緊的話；二來這消息還不見得完全真實，傳出去會動搖人心；三來指導員趙得才在傳達這消息時，一再說這是區委副書記李華光同志的口頭傳達，還沒有接到上邊的正式通知，但是大家要作準備，因此他今早起來，就把掛在床裏邊牆上的捷克式小馬槍拿出來翻來覆去的擦，把他女人的半瓶梳頭油全擦光了。他的老婆金四姐唧咕說：「太太平平的，不知擺弄這個東西幹什麼，把我的半瓶梳頭油全擦光了，要你上街買你又不願意。」徐興標把眼一翻說：「不要多講了，快弄飯來吃！」因此，他現在對胡喜的評論也不加否認。

胡喜和李蘭走出徐興標家大門時，李蘭向胡喜問道：「你先到哪家去？」

胡喜說道：「我先到金小歪小婆子家去，警告她，如果非要亂說亂道，準要打破她的臭嘴。」

李蘭非常贊同地說：「對，越在這時候，越要防止她造謠惑衆。」

胡喜接着英氣勃勃的對李蘭說：「李蘭，我這次非要活捉金小歪，報仇雪恨不可！」

李蘭聽了這話，想起胡喜過去一段辛酸的歷史，有些難過，說道：「這班東西，是蔣介石的根子，把這些根子挖掉，蔣介石的壽命也就不長了。」

原來胡喜九歲就在金小歪家放牛，後來一直在他家幫工。有一次，胡喜正十五歲，金小

歪騎着大白驢子到縣城裏開會回來，胡喜在門口軋牛草，金小歪叫他把大白驢子牽去飲水，胡喜說：「我把這細草軋完了就來。」哪知金小歪豎起鞭桿就朝胡喜頭上猛打兩下，打得鮮血直冒。胡喜生來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他用頭朝金小歪胸口狠勁一撞，把金小歪撞得倒栽葱的跌了下去。金小歪哼呀呀的爬了起來，喝叫當差的把胡喜捆了起來，綁在柱子上，用手打，用鞭子抽，把胡喜打得遍身左一道右一道血口子。這時，正在病中的胡喜老娘聽說孩子被吊打，拄着棍，磕磕衝衝跑來跪在金小歪面前哀求說：「老爺，孩子小，不懂事，你饒了他吧！」金小歪陰森森的，講話好像是從牙縫裏擠出來似的說：「十五歲了，吃屎長的嗎？怎麼不懂事！」

胡喜不忍看老娘跪在金小歪面前，說道：「娘，你回去吧，反正死不了俺。」老娘親聽了孩子的話，心如刀割，淚撲簌簌的流着。金小歪在一邊冷冷的笑道：「這小子嘴還硬哩，從今天起，三天不給他飯吃，看他軟不軟口。」老母親向胡喜說道：「孩子，你就軟口認罪吧，要知道媽看你這樣子心像刀絞一樣難過啊！」胡喜向母親說道：「娘，是他先打我的啊，我認什麼罪！」

可憐的老母親，回家以後，心疼兒子，茶水不下，原來就有病，再加上飢寒交迫，竟臥床不起，每天天黑淒涼的叫喚道：「我那喜子啊，你平安來家啊！」過了幾天，待胡喜回家時，老

母親就落一口氣了，胡喜撲在母親身上問道：「娘，你想吃點什麼？」老娘含淚微笑着，摸着胡喜的頭，有氣無力的說：「孩子，你能平安回來就好，娘什麼也不想吃。」胡喜站起來在屋裏張望了一下，滿屋空蕩蕩的，無柴無米，只有窮鄰居送的幾塊黑渣餅擺在鍋台上。胡喜想了一想說：「娘，我去弄點好東西給你吃。」老母親苦笑道：「孩子，不要說癡話吧，家裏連稀飯都喝不成，哪裏能弄好東西來吃。」胡喜提着一個瓦罐子走出門口，說：「娘，你不管我，我自有的辦法。」說着便一直朝前走了。他走到虞姬河邊，心想：「我摸幾條魚上來，煮給娘吃，說不定病能好起來啊。」這正是十一月的天氣，虞姬河已經結上一層冰，胡喜脫下衣裳，跳到河裏，打開了冰，把頭淹到水裏去摸魚，摸了好一陣，才抓住一條魚，當他把魚送上岸時，渾身已經凍紫了。這時，村裏的老木匠曹五爹拾糞經過這裏，說道：「孩子，這樣冷的天，你脫得赤條條的摸魚幹嗎？」胡喜說：「俺娘有病，弄點魚給她吃，說不定會好。」曹五爹知道胡喜是個孝子，忍疼熱愛的說：「孩子，你到冰窖裏去摸魚，凍壞了身子，你娘知道了，病會更重啊。」胡喜說道：「不要緊，只要俺娘病能好就行。」說罷又跳下水，頭淹到水底，又摸了一條魚上來，這回曹五爹再不讓他下去了，強迫他穿起衣裳，並且把他帶回自己家去，把自己僅有的七八斤大秫麵，送了一多半給胡喜。可是當胡喜把魚和大秫麵拿回家時，可憐的老母親已只能睜眼看看孩子，牙關咬得緊緊，什麼話也不能說了。胡喜把魚和大秫麵朝地上一擦，

抱着老娘哭道：「娘，你講話啊，你講話啊，你跟俺說話啊！」誰知老娘竟閉上眼睛，永遠不能講話了。胡喜把頭擺在老娘的胸口，哭不成聲，門旁鄰居看到，沒有不傷心掉淚的。這一段悲痛的歷史，他永遠也不會忘記，因此他今晚從徐興標家出來，告訴李蘭說，要活捉金小歪，來報仇雪恨。

李蘭和胡喜分手，回到家時，花了眼的老娘親已經入睡了。她聽見女兒回來，便擦着洋火，點着了豆油燈，朝李蘭說道：「大女，你大大叫人送封信來，壓在梳頭桌上的大鏡底下，你快看看吧。」

李蘭的爹，就是李華光，從前做過鐵匠，推過車，一九三一年就參加了當地的共產黨地下組織，帶領着貧僱農向反動政權和地主惡霸進行鬥爭，一九四〇年新四軍來到這裏，建立了革命政權，李華光便在虞姬河一帶邊防隊裏做大隊長，向日僞軍展開反「清鄉」鬥爭。這一帶的羣衆都稱他爲「老共產」。如今他是本區的區委副書記兼民兵大隊長。他在這時候寫信來家，一定有非常要緊的事。李蘭連忙把豆油燈拿到梳頭桌上，翻開信一看，字寫得很潦草，翻來覆去看了四五遍，才把信上的字完全認出來，信上是這樣說的：

李蘭：今天吃過晌飯，接到縣裏的通知，敵人已佔領了沭陽西邊的廟頭鎮。爲了消滅敵人的有生

力量，俺們野戰軍已經主動向魯南轉移，老弱幹部明日中午集中，也朝魯南轉移。上級決定俺在這裏組織武工隊堅持原地鬥爭，望你把俺留在這裏的文件全埋了。具體情況你明天到鄉政府了解。

李華光

李蘭看了信，把這情形告訴老娘，老娘心裏發慌，打着寒噤披衣裳起來，手摸着一人高的小麥岡子說：「大女，那殺千刀的過來，這囤糧食怎麼辦啊……」接着她便跌跌衝衝的在門後摸到一把鐵鍬，到床底下挖了一個大洞，把今年秋天置辦的陪送閨女出嫁用的兩面大鏡子，一把銅茶壺，一個鳳凰戲牡丹的花磁盆，兩對細瓷碗，幾把小湯匙等東西全埋在這裏，彷彿一家全部財產，她頂關心的就是這些，她一面埋着這些東西，一面向李蘭嘮嘮叨叨的說道：「大女，託毛主席的福，俺們分得了土地，收到了糧食，才能跟你辦點嫁粧，你知道娘當年到李家來時，莫說陪送了，就連一件粗大布衣裳也做不起啊！娘今年八月裏給你選了個好日子，唉！你不信娘的話，不肯出嫁，看吧，這班「刮民黨」來了，還不知什麼時候走啊！等把他們打走了，這些東西從地下刨上來又都舊了……」

李蘭一面清理着李華光存在家裏的書籍文件，一面向母親說：「娘，在這個時候，你不要用心思去管這些事吧！」

老娘親繼續絮絮不休的說：「那你說的，我一身一世只有你這一個閨女啊，眼下有田有地的，日子過好了，可不能讓你受委屈啊。這是你終身大事，娘不替你操心，誰替你操心。」

原來李蘭的未婚夫，是她的姨表兄，名叫張美玉。還在李蘭三四歲的時候，她母親就和她姨母對口講定了這頭親事。這張美玉刀條臉，生得白白淨淨的，單消消的嘴唇，說話又快又有條理，可是遇到做實際工作，却會推三阻四的不肯用力幹，有人送他個外號叫「小白臉」。他自從淮海中學畢業回來後，就在莊上村學裏教書。可是李蘭却不喜歡他這種光講不做的爲人，倒是喜歡那剛強爽快的胡喜。李蘭曾一再向母親表示不願意這頭親事，可是母親再三的苦勸說：「孩子，你婆婆是我的一母同胞親姊妹啊，你要和她毀親，叫娘也說不出口。」因此這門親事雖說名義上定下了，實際上還沒有定下來。

李蘭把她爹存在家裏的文件全清理出來，抱到南邊園子裏，在一棵桑樹底下，挖了一個洞，全埋了下去，直到雞叫二遍時才上床睡覺。

上床一合眼，迷迷糊糊的才睡沒多一會兒，忽聽門吱的一聲開了，一個黑影子閃了進來，一直到她床面前，粗聲大氣的對她說道：「李蘭，快起來，到鄉裏開會去，天麻花亮了。」

李蘭一驚，睜開眼一看，原來是胡喜站在床面前，她朝胡喜說道：「你到外間去，俺馬上起來。」

胡喜退到外間，提着槍，站在門口，望着虞姬河兩岸披上了一層霜的麥田，和那在北風中呼嘯着的菓木樹，心想黨領導大家分得了土地，開展了互助生產運動，把虞姬河兩岸弄得花枝朶的，誰都拍腿叫好，就是蔣介石和金小歪這班東西心裏像狗咬一樣難過，舞槍弄棒來同俺們作對，好，你來吧，你來了只能餓俺們虞姬河兩岸的狗，再莫想活着回去。

二

村西邊的公路上的軍隊和後方機關人員，整夜的朝北走去。國民黨反動派美製飛機緊跟着低飛轟炸掃射。從一清早開始，東邊就傳來雷一般的炮聲。酒店莊的人們驚慌起來了，聚集在莊西頭，眼巴巴望着心上人向北去。他們什麼時候回來呢？誰也摸不到底。

早晨，冰冷的西北風，直刺刺的鑽到骨頭裏，李蘭起身後，脖子上圍着一條毛巾，同胡喜兩人剛走出大門，就碰到徐興標同王黑腿、李從德三人飛快的來了，財糧委員劉家有，悠悠搭搭無精打彩的跟在後邊。

徐興標朝大家瞟了一眼說：「人都碰齊了，俺們就走吧！」說着便領了大家迎着西北風朝鄉裏去了。胡喜戴着縣大隊同志送他的一頂舊棉軍帽，一隻帽耳朝上豎着，臉被風吹得像